

翠袖乾坤

查小欣

郭晶晶霍啟剛被拍到攜霍家第一寶寶霍中曦逛超市，除帶有女傭同行外，富三代的夫妻生活，跟一般普通夫妻無異，沒用司機，由霍啟剛親自駕車去超市選購日用品，他們兵分兩路，霍啟剛專攻罐裝食品，郭晶晶買廚房用品。

罐裝食品給忙碌透頂、沒時間買菜煮飯的主婦方便做飯的，霍啟剛家有女傭，可天天到菜市場去買新鮮食物，何用吃罐裝食品？十分有興趣知道，他們買的究竟是甚麼食品，那麼吸引？

外界都以為貴為豪門大少奶，十指不沾陽春水，廚房勿近，一切交由女傭代勞，她只管帶孩子，跟太太團圓下午茶，悠閒自在。有了這個世俗的預設，當看到素顏郭晶晶像個家庭主婦在超市挑選煮食用具，更覺親切。

一直以來，霍啟剛郭晶晶這對名門公子與國寶的結合，保持低調，形象平實、樸素，除了世紀婚宴一幕之外，甚少珠光寶氣、滿身名牌的出席社交場合，沒有逼人氣焰，沒有貼身保鏢重重包圍的排場，沒有駕名車坐遊艇，沒有浮誇炫富，十分接地氣，很討好的一對名人夫妻。

買滿整個手推車結帳後，發現有狗仔隊在偷拍時，郭晶晶馬上抱小中曦入懷，用手遮蓋他的小臉，不想他的樣子曝光，以免影響他成長。雜誌把照片刊登時亦有操守在中小曦五官打馬賽克，尊重他的私隱。

郭晶晶霍啟剛大婚後便搬離霍家大宅，兩人自己動手，大包小包的提着走來走去像螞蟻搬家，不是霍家大宅不夠地方住，相信為的是過二人世界，有自己的空間，生活細節可以更自主，兒子可在平民化環境下長大。

郭晶晶跟師姐伏明霞一樣，從跳水台上下來歸於平淡後，樂於過平實低調的生活。

晶晶 啟剛帶仔行超市

天言知玄

楊天命

香港長年被貼上「壓力爆煲」的標籤，但從小到大，我們從不缺乏勵志故事的鼓舞。大家細想，從上世紀七十年代的「人人為我，我為人人」精神，到現在我們耳濡目染的小人物大成功的故事，都在透露着「只要努力，你便無所不能」的信息。「人定勝天」變成大家相信的願望，也一直是某大台電視劇的常用對白。我們都被人定勝天的道理洗腦多年，為何還是活得不开心？人真的能勝天嗎？

首先，我們得明白自己的命運是怎麼回事。人的命運同時受着「天、地、人」三運所影響。人運主宰了人一生的盛衰及吉凶；地運影響人運，使命運徒添變數。

除了人運及地運外，天運則是另一個，亦是最大一個影響人命運的變數，主宰着各種「人算不如天算」的大事件，亦即人運及地運所無力抵抗的宿命！地震及疫症等天災人禍，正是天運凌駕其餘兩運之上的例子。

透過八字及紫微斗數等術數，我們能了解到個人的人運，從而在生活中避重就輕、趨吉避凶；藉着風水

的研究，我們則能夠善用或改變身處的環境，繼續改進地運。但天運是大於一切的天數，我們除了能透過《易經》去加深對它的了解或進行一定程度的預測外，人力能夠對它構成的影響其實是小之又小。

天命無意打擊大家，只是覺得，有時「勵志」也是一種另類的「荼毒」。這當然不代表天命勸告大家都去做廢人，終日無所事事、聽天由命。相反，奮鬥目標和前進慾望，是人生的必需品。然而奮鬥時，應擺正心態——努力了，不代表上天必須賜予我什麼。我去奮鬥，是因為我想這麼做，而且從過程當中會得到收穫。

人定勝天？

法。」

余先生舉當代作家為例：「學者的文章好用大段落，但古龍的小說，兩三句話就是一段。他是給你看鏡頭，這邊一個鏡頭。」他還以張曉風的散文為個案：「她寫散文，轉折較快，而我的散文一段很長，後面很短；或者長段之間，中間突出一句話的分量，單獨成段，非常惹眼。在同一段裡，長短句的運用也是同理。長句用多了，偶爾來用短句，力量強勁。短句用多了，也可以插上長句。句子有長短才有變化，段落亦然。」

至於說到他自己寫的文章《風吹西班牙》，他第一段就是一句話：「若問我西班牙給我的第一印象，立刻的回答是：乾。」他表示，「這是變化。民國初年的作家不會思考這些問題，都是均速行文，文氣平穩。」

余先生進一步地說，談到美文，「比較感性，標點用得愈多，節奏愈緩慢，用得少，讀者便一路讀下去。幾個句子併在一起，強迫讀者讀下去，或者多打標點，頓挫陡峭。這番苦心，讀者可未必發覺。」

余先生一再強調翻譯風格，對譯者而言，至為重要：「翻譯什麼像什麼，句子、字詞，乃至文氣都給重現出來。平白的譯得平白，疙瘩的跟着它起疙瘩，因為不是創作，而是在介紹。」

余先生說：「譯詩我字斟句酌，但戲劇就不一樣了。戲劇是演出，針對的是觀眾。詩或散文縱然普及，可真正坐下來，是一個人再讀，讀不懂，明天再讀。然而，成千上萬的觀眾聚首一堂，演員、劇作家只有一次講俏皮話的機會，台下接不上：「對不起，你再講一遍」，那就失敗了。」

余先生指出：「戲劇翻譯得愈透明愈好，那是給觀眾聽的。詩，我是譯給個人讀的。」

標點符號的運用

琴台聚客

彥火

這次余光中對翻譯用字的口語化有更深入描述。余先生闡釋道：「白話文是常態，文言是加強白話的表達。因為現在懂英文的很多，偶爾加點英文進來，大家都覺得有趣，口語亦如此。」

余先生舉例說道：「『自以為很酷』，酷就是帥氣；教堂裡也會聽到這種玩笑：『你們這些人真沒出息，只想享受小出息。』」

余先生認為，翻譯時，特別是「原文若是上乘的作品，你不可能忽視它的標點。」他具體而微地說道：「下標點，是為了節奏，強迫讀者跟你一起換氣。一般寫法：雨下了很多天。我沒有辦法回家。第二天起來一看，雨仍然在下。可是換一種寫法：第三天起來一看，雨，仍然在下。讀者在逗號前停下，這場雨就顯得重要了。」大家都去，我不去！」、「大家都去，我不去！」兩個逗號，強調出個「我」。要控制讀者的節奏，就要控制他的呼吸。」

余先生還特別提到：「因為我是讀外文系出身，英文的長句，只要語法明確，轉折的地方可以不用標點。一個主句出來，後面可以跟着一連串形容詞子句。所以，那時候我一個長句寫下來，轉折時都不用標點。後來，我悟到，中文打標點是為了文氣，英文打標點是為了文

不去。那時候，我常和小夥伴們摘花戴在頭上，惹來大人的呵斥，彷彿當地有一種什麼說法。後來我想，北方人忌諱髮上着素，可能是由於杏花色白，桃花色紅的原故。人們寧願插一朵桃花在頭，也不能着一枝杏花於襟，這小小的偏見，多少令我們失去許多興趣。

然而桃花有桃花的妖嬈，杏花自有杏花的雅致，我總覺得，頭插幾朵杏花的女子，是多麼嬌美清麗！那素素的花，一定會在美人頰上染上紅暈，從而變得婉麗高雅起來。在我年少的夢裡，就有這樣的情景多次出現，只是那些夢中的女子，她不居住在北方，也不居住在南方，我找不到她的家鄉。那染了紅暈的杏花，宛若一朵淺紅的海棠，將生命裡的那份純粹，流動進無數艷美的目光。

烹茶時，想起「小樓一夜聽春雨，深巷明朝賣杏花。」置身江南的陸游，大概也曾聽過叫賣杏花的聲音，想像杏花插滿美人頭的妙曼，所以才在小雨初晴的窗邊，看花開爛漫，告訴人們春已深了，讓氤氳在詩歌裡的暖意，沖淡人們心頭上的炎涼，沖淡風塵著的世態。那一刻的杏花，不僅開在詩人的筆端，更是開在美人的鬢上，開滿春天的大街小巷。



■杏花花色素白。

網上圖片

蜿蜒細長的山路走去，路旁不時閃出一兩棵老杏樹，有的樹冠蓬鬆如傘，有的枝幹長長斜向路面，像和進山的我們招手示意，熱情地打着招呼。細數過去，每一個路口都有這樣幾棵杏樹，枝節虬勁，樹皮黢黑，經過了多少年的風雨滄桑，每年的花朵仍然層出不窮，盛開在那些黢黑虬勁的枝上，不失其花的清香，不失其花的絢爛。

大窪的杏樹多一人多粗，有的雙臂合圍而不到盡頭。聽當地的人說，這些樹都有上百年的歷史了，在沒有這條上山路之前，這片杏林除了當地人之外，再無外人知曉。近幾年賞花的人突然大增，每當淺草初萌，柳芽青蔥，杏花花期來臨時，各地遊客聞訊紛至沓來，他們從山前山後而來，橫穿豎行而來，苦於腳下無正道可走。為了方便觀賞美麗的杏花，村裡特意闢出一條山路，以招徠遊客，縮短進山看花的路程。

我們抬眼往山上看去，果然有一大片杏園，坐落在數里之遙的半山腰上。望不見枝幹，只見得見一團團素白，萬畝杏花競相綻放，如雲似雪，於山風中聲勢張揚地渲染着春天的活力。它們有的生長在丘陵壩上，有的生長在山谷窪中，丘陵與山谷錯落有致，杏樹與杏樹之間摩肩接踵。欣賞它們，必須時而抬頭，時而低首。無論是在丘陵還是溝壑，這些美麗的杏花，都給人一種雍容華貴的氣質。

我們努力地往山上爬去，一步步接近杏園，把一棵棵杏樹團團圍住，仰頭捕捉着花的清香，捕捉着花的意韻。那枝頭的杏花，每五六朵形成一簇，每朵共生五個花瓣，在風中微微顫動，像對我們頻頻點頭，表示問候。花香引來早春的蝴蝶，翩翩而飛，不知落下。這早春的蝴蝶，似乎找不到回歸的路了，迷失在這漫無邊際的杏花園中。這杏花，這山谷，便成了牠的家，牠的沾滿花香的歸宿。

想起小時候，我家院裡也種着幾棵杏樹，花開時的杳杳，至今在腦海裡揮之

徘徊不捨。望着那些杏花，心頭總會漾出一絲憂怨的情緒，淺淺的，淡淡的，宛若離別。就如宋人姜夔的詩句：「綠絲低拂驚鶯浦。想桃英、當時喚渡。又將愁眼與春風，待去。倚蘭桡、更少駐。金陵路、鶯吟燕舞。算潮水、知人最苦。滿汀芳草不成歸，日暮，更移舟、向甚處？」那遠去的花，便如離殤的人，虛虛幻幻，真真假假。

《甄嬛傳》裡有一個與杏花有關的情節，是讓人醉到骨子裡的一假裝生病不見皇帝的甄嬛，在屋子裡呆得久了，感慨年華輕許，不得自由，無端生出無限的憂鬱，為了釋放心頭的愁怨，和貼身侍女流朱來到御花園裡，在滿園春光籠罩下的杏花疏影中，一邊情緒低落地晃着鞦韆，一邊滿懷心事地輕吹竹簫。一聲聲輕軟，鞦韆架上落滿繽紛的花瓣，彷彿是為美景消隱而落的幽怨……

鏡頭在這時推進，簫音在這時低徊，聲色空靈，正好是那旋律哀怨、基調悲情的《杏花天影》，真是「羌笛何須怨楊柳」，其時雍正恰好也散步在園中，聽見簫聲自然要聞聲尋來。別說多情的皇帝，此情此境，任誰也會心下一動，漣漪叢生。於是一場扯不斷、理還亂的感情糾葛，拉開了序幕。從一場陽光普照的春光曲，最終演繹成冷若冰霜的秋寒圖，你死我活的宮廷悲劇，妃嬪之間的明爭暗鬥。

《甄環傳》自拍攝以來，每天都在熱播。不知是人們看多了電視劇，有感於劇情的淒美，還是杏花婉麗的天影，近年來有很多人追尋杏花的芳蹤，每年春天杏花開時，遊客紛紛驅車而來，把大窪裡的泥土都踏實了，把大窪裡的浮塵都帶走了。他們集聯搜對，賞花吟詩，守株待兔般睡在山裡，藏在杏花樹下，等候抓拍飽滿微顫的杳杳，笑向人間綻開動人的一瞬。

那一日，我們也去山裡看花，出了村子，順着

杏花

我一直認為，南方適合種梅，北方才適合栽杏。梅花不畏北方的寒冬，杏花不懼北方的春寒，卻不知道，總有一些江南的才子，癡迷於杏花的美貌。有一年去五台山，時令已是陽曆的五月，沂蒙山區楊柳都已揚花吐絮，五台山上的冰雪竟遲遲還沒有融化，高山背陰的地方，仍能看到一片片殘雪。當我們抬頭，向峻峭的高山之上望去，卻看到一蓬蓬的花樹開得漫山遍野，浩浩蕩蕩。從朋友們驚喜的讚美中，我知道了那些是杏樹；那些花，是不畏嚴寒的杏花，在海拔三千多米的「華北屋脊」上，開得清麗脫俗，像一群墜入凡間的仙女。

山東蒙陰是我的家鄉，那裡也多見杏花。沿着城南205國道朝東行駛而去，約五十里外有一座大山，山裡有一個村莊叫大窪村，家家戶戶院子裡都栽種着杏樹，有的種在院內的角落裡，有的就種在夾道之中。每年春暖花開的時節，村外的柳芽冒出淺淺鵝黃，村裡的杏花也適時而放，花開錦簇，從一座座院中探出頭來，芳香溢滿整個村莊。

蒙陰是算聖劉洪的故鄉。劉洪，字元卓，自幼勤奮好學，知識淵博，一生為官十數載，清正廉潔。《後漢書》說，洪善算，當世無偶，被後世尊為「算聖」，是中國古代傑出的天文學家和數學學家。不知當年他有何種過杏花，但劉洪的故鄉，真的是杏樹遍野。那飽滿的花瓣均勻地反扣着，像美人指上的五枚指甲，花蕊粉中帶紅，每一朵心裡都像點進了一撮硃砂，愈是新開的花朵，那一抹硃砂愈是流露出暗紫，暗紫到令人感傷，令人震顫。那種冷艷的美，近乎決絕。

對於前來觀賞的人來說，這樣的美不是接納，而是拒絕。然而愈是這樣，愈是激發出人們對杏花的喜愛，愛到癡迷，愛到憂傷，愛到在它面前

老人隨想

隨想國興國

不管身在何處，觸目所見，都是年輕人低頭看着手機，少見老人家會用手機看資訊。看過一些專欄，說到他們的家長忽然使用智能電話了，都感到高興，認為隨時可與遠方的親友交流，老人家的生活也開心多了。然而，相信還是有很多老人家不會使用電腦和智能電話的吧？這些老人家，獲得資訊的來源，應該是報紙。

路地觀察

湯禎兆

上次談到大家對疫苗及基因改造食物戒心不大，今次續談。基因改造食物，被認為可解決饑荒，亦有利於大量生產，減低製造者的損失。轉基因農作物是透過生物科技來種植，例如利用生物科技挑選某某基因使其不再活潑，或利用基因轉運技術將之轉移至另一生物上，或由植物轉移至動物、微生物轉移至植物或植物轉移至動物，例如由細菌內抽取可製造對抗害蟲素的基因，轉移至粟米內，得出可抵抗害蟲的粟米，提高其產量。

這種方法未被證實對人體無害。不過，很多人就試過把正常食物和基因改造食物放在大自然，發現其他動物都不會碰基因改造食物。你可以說是基因改造粟米成功杜絕害蟲，但連松鼠也不會揀的食物，我們竟大量吃下肚。

另外，就是基因改造食物所生產的種子，若去到沒基改的種植場，長大後其產物會與正常的植物結合，令沒基改的植物也從此不一樣。早前就有報道顯示，即使有機種植場種的木瓜，原來也被基改的因子污染，各地的「真木瓜」已愈來愈少。

基因改造食物

根據《選擇月刊》的報道，目前國際上獲批准出售的轉基因食物，包括大豆、粟米、木瓜、馬鈴薯、油菜籽、稻米、番茄、南瓜等。不過，即使是同類農作物亦有不同的轉基因品種，而不同國家對轉基因食物的審批情況亦可能有分別。不少國家規定轉基因食物，必須經過當地規管機構的安全評估及批准，才可在市面出售。美國則只鼓勵生產商向當局諮詢，所以美國也是基改食物的最大製造國。

香港消委會曾建議訂立強制性標籤制度，現在還是自願性質。它指出原因是一有利消費者；二若健康或環境出現問題，亦能追查原因。《選擇月刊》曾試驗市面所有聲稱沒用基改大豆，或沒有任何聲稱的豆漿樣本，發現很多與聲稱不相符。所以標籤以外，也得靠政府的監管。

最後，關於其安全問題，可看一報道：「巴黎綠色和平組織委託研究機構做實驗，針對美國生技巨擘 Monsanto 所開發的基改玉米每天餵食老鼠，九十天後被餵食的老鼠證實存在肝臟與腎臟出現毒性反應。他們所委託的研究發表在《Archives of Environmental Contamination and Technology》期刊上。」世界各地都有反 Monsanto 的行動，背後動機，可能就是希望護持人類未來的健康了。

生活語絲

吳康民

最近曾花幾天隨原全國人大代表赴福建視察。雖然疲累，但也得益良多。過去福建算是前線地區，面對美國所謂「保衛台灣」的戰艦巡邏，一向加強戰備。許多大型建設都不安排在福建設項。後來隨着海峽兩岸局面緩和，兩省人民來往密切，台資也到該地設廠營商，飛機、輪船交通方便。加上台灣居民逾半都是福建移居繁衍，台語便是閩南語。不僅同文同鄉，還是同語言同生活習慣。所以說是閩台鄉土氣息相通，景象相類，自古一脈相承，歷久彌新，並不為過。

看「一下」閩台緣」博物館，便知道兩岸歷史文化關係的深邃。自周秦朝代開始，已有閩越先民渡海定居，宋元以後，更加往返頻繁，甚且在台沿用家鄉地名，合修族譜，共建宗祠。這個閩台緣博物館，建築宏偉，面積

達二萬三千多平方米，已成為國家一級博物館。外表頗具特色，地下一層展廳，已長達一公里有餘。接待人員害怕我年老跑不動，專門送來輪椅侍候，使我得以遊畢全程。

最有趣的是，博物館門前有一幅高達兩層樓的巨畫，卻是由火藥爆出的類如根深茂盛的巨樹的畫幅。火藥爆畫從未見過，但能「爆」出如此神似的巨樹，顯示閩台兩地根深樹茂，不可分離。這個博物館位於泉州。另在平潭市又參觀了一個海峽兩岸的高速客運碼頭，並登上客輪參觀。這個來往兩地的客運碼頭，行駛的客輪比二百多公里的港澳客輪要大得多。平潭與台北相距約一百多里，相信輪船運行時間要四個小時。過去港澳不進行快速噴射船時，乘普通輪船也要五六個小時，甚至有要在輪船上過夜的。

平潭有一個台灣商品免稅商場，但我覺得東西比在台灣的還要貴。此行因為每天都要換一個地方，從福州到平潭，從平潭到泉州，再由泉州去廈門，實在太累。所以到了廈門，便乘飛機回港，不再乘動車轉深圳，再過關再轉巴士回家了。

福建視察